

T1319/1225

法道錄卷之九

明湖都員外郎仁和都經邦弘齋學
皇清兵部府少務事四世孫廷平補案

昆帝之義

孟子萬章曰政聞或曰政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國天子
也其治其國而納其貢於天子故謂之放豈得兼彼民哉雖然欲
指者而見之故源頭而來不及有以政接於有輝北之謂也

勿曰愚我父之不善不埋也後世之甚也夫以管蔡監殷曹
參相齊賈生相梁庶子相江都天子為管不使曹參其國而
能也於其時矣夫河是家之所欲權在於高貴得而賦而思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昆弟之義

孟子萬章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夫以管蔡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董子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吏治其國而能已於暴者鮮矣可見象之所欲惟在於富貴得貢賦而遂

已後世之所欲必主於僭亂恣強大而益張然則雖以大舜處此亦焉得而善全之哉至所謂常常者相繼之義也彼漢景之於梁王警蹕旂常縱使不驕難乎繼矣所謂源源者不竭之義也彼唐立之於五王連枕共被縱使至密有時竭矣覲聘者朝廷之禮接見者手足之親也不及貢則燕私之情洽不以政則非辟之干遠而後得以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孟子其善探聖人者與

按括地志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相傳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鼻亭神宋類苑云道永三州之間有地曰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于有庠蓋

此地夫有庠之在今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何也經文云欲常常而見之不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俾源源而來以伸吾親愛之義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若比年一至則往返幾及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風塵道路中無少寧息親愛者固如是乎是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乃知朱子註書其慎重不苟如此

書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

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
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在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父師若
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
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
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
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錄曰詳味此書其曰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者微子
欲決去就之幾也其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者

箕子告以當去之義也此二者一篇之綱領也其曰自靖人
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者箕子自言在已當如是非謂微
子自謀存宗祀比干自謀死諫箕子自謀佯狂以獻于先王
也蓋箕子紂諸父乃商之宗長先王之所附屬也微子紂庶
兄乃殷之長嗣帝乙之所倚庇也宗國雖有禍亂在宗長而
去之則先王何所望乎宗子若必喪亾在長嗣而不去則血
脉何所存乎此箕子所以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初不顧其行
與遯也若乃比干雖紂諸父方之箕子則非長比之微子則
非嗣可死則死耳又何必謀之於先邪集註疑比干獨無所
言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嗚呼其然豈其然與

按微箕二國鄭康成謂俱在圻內今潞城縣有微子城榆社縣有古箕城皆其舊封地也無何有周御世號令一新微子國于宋箕子封于朝鮮雖各待以賓禮乃使隔越數千里而遙此元公防亂遠嫌之深心然而回首故封頓成墟里他日麥秀興歌蒼天浩嘆良可悲矣曷若封墓之爲凜乎有生氣哉至謂微子抱器歸周者史記之訛面縛銜璧者左氏之謬也果爾何至成王始封邪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錄曰以召爲弟也而曰君奭周爲兄也而曰予小子二公雖老而敬不衰可以見其篤棐之至矣夫周公留相召公告老寧有一毫之私心乎是故以君則冲乎弗可弗念也以業則泮乎弗可弗洽也以天則冥乎弗可弗謀也以命則赫乎弗

可弗永也弗有耆老尚有浮薄乎宋摺宗時司馬光呂公著
爲政呂大防范純仁爲臣宣仁一旦棄世遽召惇卞用之大
亂天下宋業以隕天命以去則觀君奭之書能不三嘆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
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
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
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錄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比於季友之後慶父乎流言之辟止

於口過而且脅於管叔故僅囚之不惟不絕其祀而且仍邦
之蔡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所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按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始知流言所起乃管蔡意不自安
遂挾武庚以叛王以計得管叔等誅放之故書正其名曰
罪人斯得當是時公方避位而自明心迹未嘗與知也迨
管叔誅後公深負恫常棣之詩猶含悽悼何獨鴟鴞爲然
哉蓋公之所處雖與舜同但舜身爲人主可以保全其弟
公爲人臣不能曲庇其兄舜有愛弟之實公被殺兄之名
良由此耳至仲率德改行公且汲舉爲已邑卿士是其沉
痛之衷親愛之誼久鬱而始宣之本心大可見矣破斧缺

新之咏爲誅武庚祿父非爲討管蔡也杜註於蔡仲命曰
周公以王命殺之亦不詳復事之始末矣

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以愛欲立之問
於叔牙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材君何憂退而問季友
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歸及達泉而卒立其
子爲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立開哀姜謀立
慶父使卜齋賊開于武闈成季以開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
慶父懼如莒季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
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爲孟氏

錄曰愚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
也夫邾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魯宗國而不聞哉此義不明
於是復有殺惡及視之事無惑乎亂之相踵也故春秋書慶
父出奔而不明其死聖人之意見矣

按論者以友酖叔牙爲過急不知公羊有言人臣無將將
則必誅事當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旣以宗卿主持國政
而武闈之變哀姜實與聞焉苟不驟起而除之鮮有不蔓
衍難圖者惟鍼季之飲及于達斯奚斯之聲乃能促之于
密也友生不辰遭此兩兄雖未明正典刑亦不至於失賊
可謂善於守義矣獨是賜族命氏必其生有成勞否則亦

以骨肉至親也慶牙加刃兩君而思竊國以勞則賊以親則殘如邾定公所云凡在官者殺無赦宜也乃援華督之事而使之有後是豈得爲盡義乎

公羊宣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何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何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是以取貴乎春秋

錄曰叔肸豈不誠廉士哉夫以襄仲之逆謀宣公之篡立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肸苟有季友之權去叔而立閔可也誅孟而事僖亦可也旣不能然徒以手足之親反爲寇仇之役

亦將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聖人何取焉取非其義而不食也上無避兄離母之嫌內有餘貴餘富之樂其超出人數等矣豈於陵仲子之可及哉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庶子也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公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相率從子臧行成公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于戚晉侯執之歸于周諸侯皆賢子臧將見于周而立之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張道錄 卷之九
不得已復歸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
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

錄曰夫所謂之節者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故其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負芻之罪上通於天非若魯
宣之篡立而國人無異心諸侯無異辭者比也爲欣時者盍
因國人之同心諸侯之同罪請討於周以報世子之辜正在
官之罰使綱常墜而復振天地晦而復明寧不謂之節乎不
知此義徒守區區之小信以成滔滔之顯惡於是天討幾張
而復閉人欲益肆而難收從此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恬不
知懼矣孟子不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是舍簞食豆

羹之義也惜當時無以此義責之者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昧次
季札札賢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政事諸樊旣除
喪以父命讓位於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
國非吾節也乃棄其室而耕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
國於札以稱父意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又欲授札札逃去
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諸樊之子光曰吾父所以兄弟
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卽不受國吾當立乃使人刺僚而
自立是爲闔廬季子使晉反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錄曰季札之不受國豈比於曹子臧乎樊無篡立之心其致國者以父命爲尊也故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此以天倫爲重也於是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夫誰曰不可奈何王僚之不然也啟光之篡者僚實爲之而胡氏謂季札辭國而生亂因其來聘以貶之則過矣且壽夢之欲傳位季札非若周之至德也夢始僭王欲札行王季文王之事此札之所深懼人皆不知而札獨知之寧不屢遁其跡乎吾夫子特賢季札其意隱而不發比札死夫子書墓曰嗚呼此延陵季子之

墓意可知矣

按自古授受止有傳子傳弟二法要之傳弟之後終歸傳子蓋父傳子兄傳弟順也若叔父而傳姪則變制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至傳弟之窮卽傳弟之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已雍已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仲丁傳弟外壬外壬傳弟河亶甲則河亶甲子祖乙立陽甲傳弟盤庚盤庚傳弟小辛小辛傳弟小乙則小乙子武丁立歷考殷三十世惟太丁傳弟外丙外丙傳弟仲壬仲壬無子故立太丁之子太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子後立弟祖丁子以祖丁子陽甲

幼未能君也餘皆立弟之子無異若宋宣讓穆而穆之子
馮反殘宣子諸樊讓弟而樊之子光反刺王僚元文宗慨
然立姪而順帝且毀其廟主尋至亾國夫神器大寶豈得
以醉私意而兼避嫌哉有明景泰旣正帝號自宜建儲英
宗旣錮南壩其子安得爲太子其幸而復辟者偶耳時于
忠肅公謙當國誠明於千古之大法者也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
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
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魚叔魚曰三人同罪施
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其義也夫

錄曰昔叔向之諫其母母曰懼生龍蛇又曰狼子野心何羊
舌氏之不幸若此乎惟狼故貪惟蛇故驚而尙未誨其淫至
雍子之禍三者備矣胙雖欲減惡乎受其減哉

漢書朱虛侯劉章以諸呂擅權用事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
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頃之諸呂有一人醉
亾酒章拔劍追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
憚朱虛侯劉氏爲益強

錄曰武后悉誅唐宗室而呂后不殺朱虛侯以齊爲之殿也

然則呂氏亦可謂無策矣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以兵強呂而不知所強非以兵也是故軍可奪而章之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不可恃呂氏至是誠無策矣。

劉秀與兄續威名益盛新市平林諸將陰勸更始除之適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遂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更始并執殺續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避而已又不敢爲續服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德澤秀深納之。

錄曰坎之初六曰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續好俠輕舉當寇攘之世習坎者也叔雖同符高祖柔道未立上無應援豈能出伯升於險其死固有以也然其兆本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秀旣剛中之才異爲塞淵之輔尚往有功是以其言易入秀之深納亦有以也此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卒之赤心効順大封褒功豈非維心之亨乎。

劉紆者宣帝曾孫宣帝封子囂于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尙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其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後光武封般爲菑丘

侯奉孝王祀後遷宗正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

錄曰是時朝廷方厲謙讓之實友于之風行於本支達於天下欲不爲義人其舍諸其視斗粟疋帛之謠遠矣

按在上行之謂之風在下率之謂之化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不於此時驗其誠然哉蓋順風之呼其應必疾建瓴之勢其滴穿穴朝廷原有轉移風化之權所貴乎躬行以道之正已以先之耳若紆之性質本良固非全由觀感跡其自囂至般累仁種德積厚流光加以熏陶漸染能無行義尤著乎是宗室之賢良而實朝野之型範也

杜林與弟成俱好學時稱通儒王莽末盜起客居河西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囂強起之林雖拘於囂而不屈節會弟成歿聽持喪東歸旣遣而悔令刺客楊賢追於路將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亾去光武聞之徵拜侍御史後爲東海王疆傳卒爲大司空稱任職相

趙孝趙禮兄弟恭遜篤行遭天下亂人相食禮爲賊所得將烹孝乃自縛詣賊推讓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里服其義永平中召拜諫議大夫遷侍中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顯宗欲寵異之詔大官送供具令兄弟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

錄曰愚觀杜林始以賊亂致命於囂終以賊剽遇賢於路至趙氏二子命在須臾當是時豈知貴爲王傳爵齒公孤與夫大官鼎食邪揚之義疆之謙一時聞風興起雖曰人所素孚而實天之嘿助也不然彼刺客亾命者流寧肯甘心効義邪而卒以不沒此真罕見其儔者矣

晉書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已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蚤亾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從之乃棄其子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錄曰伯道之痛千古莫不以爲然也而史稱攸預加纏繫絕其奔走豈慈父仁人之用心哉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愚以爲皆非情實按攸爲石勒所獲濱死者再至勒過泗水攸乃砍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則必有追兵之來物色之及以意度之子大姪小子之識者多故繫之姪之識者少故存之一以緩追兵一以絕物色非但義而已也至卒以無嗣或然之天數亦君子之不幸與以是繩攸人莫肯爲義矣

按春秋時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携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棄抱者而奔逐得之問携者誰曰兄子棄者誰曰已子衆怪而詰其故曰我夫尙存可望有子吾兄早亾止此一

綫耳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反觀伯道
謂妻之言未必不本於此而一以兩全一終無嗣何也蓋
魯婦之棄子實以存兄之一脉不知其他也伯道之棄子
止欲全已之一身遑恤我後也此天道之所以異也

庾袞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亾次兄
毗復殆時疫氣方熾家人皆出避袞獨留不去遂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旣歇毗病得
痊袞亦無恙袞諸父並貴盛惟父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
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
過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也母終服喪居墓側或斬其墓栢叩頭

出涕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父老咸爲垂泣自後人莫
之犯州郡交舉孝廉皆不降志號爲異行齊王罔之倡義也肆
掠陽翟間袞乃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衆推袞爲主誓曰無
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及賊至乃勒部曲整
行伍皆持滿弗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時人語曰歲
寒知松栢之後凋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庾異行乎

錄曰愚觀晉之靡俗而有袞之異行豈惟明愧八王幽慚裴
衛無亦生耻元規死羞叔預者與夫以一疾而知歲寒之松
栢與更八王而不識板蕩之忠臣者何天淵也衆皆貴盛父
獨守貧與欲而無厭貪而無止者何懸絕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與輕薄造難淺謀起釁者又何逕庭也幽顯不易執事勤恪與懷鳩相加凶逆自恣者又何南北也是知鬼魅離離而陽德丕顯汙穢藉藉而昭明介爾不有叔褒何有晉之日月乎

按典午之世王衍樂廣諸人競尚清談廢置國事習以成風遂至離亂至以倡義之師加之盜賊之目而不恤以故聚衆拒守皆名違其實之所致也蓋言與行不兩優守與爲難兼善浮夸者其內問必慙敦篤者其才猷必局故言語之科別於德行孝廉而外更有茂材明乎求備之難也袞處浮華之代獨著異行已加人一等又能糾率同族讐

伏賊兵洵可爲有用之才矣夫德固性稟所自賦才必練達而後周設袞不能躬習勞苦甘守貧窮則當危急之乘必不能戮力同心任其艱而鼓其銳也然則生於安樂者詎可飽食煖衣佚居而無事事以虛此一生也哉

南史謝弘微童幼端審叔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總親義熙初襲峻爵建昌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遺財祿秩一不關與混風格高峻少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及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後混以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謝氏絕

昏改適琅琊王以混家事委之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二女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公主執義守節聽還謝氏自混亾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主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

錄曰愚觀烏衣巷之遊真所謂芝蘭玉樹焜燿當時若叔源之識鑒康樂之才美宣遠之清悟宣明之傑濟然皆不得其死獨微子無間然其故何邪易之小過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爲災肯諸子非不才義豐辯然皆剛躁負氣恃才而持操不篤違理過當是以凶也若微子性旣嚴正行復修謹其事所後踰於所生誠敬內通神明外憚言笑不妄廉耻寡爭正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也安往而非義則亦安往而得災肯哉

按微子之行尙矣然惟公主復歸得再見室宇倉庫門徒田疇故其行乃顯耳旣絕復歸自屬僮事微子初非預料其重來而故勤其經紀詳其文簿以爲之地也設主竟他適則雖有高義人亦烏從識之邪漢張基爲富人壻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貲產付基後富子行乞於道基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悉以貲產還之並餘息一無所隱魏張裔素與楊恭善恭卒遺孤尙未成人裔往

引道錄 卷之九
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及子長爲付田宅使立門戶蓋其人皆有子可歸非若混之一門無王者也然則微子之行所以動人敬貴哉叔季貪憚財產百計以肥其家甚至爭訟不已同歸於盡者獨何心也

唐書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陳文帝知二子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世基辭章清勁過其弟而瞻博不及議者方晉二陸隋大業中累官秘書郎時世基得君貴盛妻妾服御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操宇文化及殺世基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入唐爲弘文館學士時已老太宗重之以其貌儒謹

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又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卒年八十一

錄曰愚觀二虞氏一顯於隋一奮於唐顯於隋者若春花吐艷焜燿一時故時方二陸非不具美也奮於唐者若晚菊含葩馨香四達故世稱五絕莫之與京也夫以同懷之親而際遇不同本末迥異如此人豈可以窮通蚤暮二其心哉

按世南兄弟文學同而立品不同一家之中臧否互異洵天地生才之舛也唐韓會韓愈宋曾肇王安國安石皆親兄弟才華相若而制行大殊全璧之難千古不無遺

引道錄 卷之九
憾五常五桂二難八龍所以美名至今不衰耳雖然以高陽氏之聖有才子八愷而復生禱杙又何論其餘哉

崔邠兄弟六人鄴鄠郟鄆同時至三品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典無有也父倕四世總麻同爨當時治家者咸推其法邠以鯁亮知名憲宗時爲太常卿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鄠姿儀偉秀人望而畏慕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科格褒黜必當寒遠時無留才素不藏貲有輒周親舊居家怡然子弟化之鄠左金吾衛大將軍卒于家不與李訓之亂人以其積善報鄠以檢校尙書右僕射節度淮南所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鄠一門孝友

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卽其里爲德星社云

錄曰柳氏嘗有言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何可一日無哉觀於崔氏而可見矣人苟忽於範世自負聯翩顯盛從而逞志於富貴德星之文將能曜乎

小學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

法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儉約爲縉紳家楷範衣不用綾錦每歸覲不乘金碧輿惟乘竹批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錄曰史稱公綽仁而有勇仲郢方嚴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知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賦吏法凡理藩

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貨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賞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此居官之法也而修身正家之法史不具備故錄之以爲驕侈而不知禮義者之戒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
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苟利於己不恤人言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四崇好優游耽嗜麪蘖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

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
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
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錄曰柳氏世有規範若此篇者不論長幼無間窮達宜各寫
一通置之坐側至於世家子弟尤宜警心未可以爲小學而
莫之省覽也

按朱子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其旨不外理與事而已
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
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
以理言也善行之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其旨

不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仁義禮
智信之德可知吾祖是錄實與朱子互相發明

宋史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十事內四說稱旨及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
汝爲相及太宗登阼策試進士齊賢在選中有司寘下第帝不
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錄曰宋祖以齊賢留相太宗乃真德實意當時太宗私意未
起因心尙存故一榜盡賜及第可謂載錫之光矣及其私意
一萌齊賢乃在所畧趙普再薦始得大用觀其曰陛下若進
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遂大悅然則秦王之謀齊賢與

弘道錄 卷之九
聞亦可見矣嗚呼齊賢其負藝祖哉矧如王溥依違前代取
容本朝而欲望其盡忠匡救何可得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自陳崇以來數世未嘗分異爲家法戒
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以教誨之詔旌爲義門免其徭役
崇子袞袞子昉同居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
成人者別爲一席鄉里率化昉弟子鴻鴻弟競競弟旭數世一
益衆嘗苦乏食淳化中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歿
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粟貴
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衆軫其乏食貸
以公廩豈可見利忘義帝聞深嘉嘆獎

錄曰競之與旭猶帝之與美也昉之於鴻猶美之於昭也一
家之中崇爲長昉爲繼昉弟子鴻鴻弟競競弟旭數世一心
未嘗自異奈之何國法反不如家法之善遺命反不若遺謀
之遠乎究之其本在於不競粟利始也夫自一介至萬鍾一
室至天下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肆然者正以預養
是心無致見利忘義也故以區區一江州而有長幼七百口
之陳堂堂大天下而無一弟二姪之宋帝知嘉嘆一人而甘
於負誦萬世其不知類也已

葛宮與弟密奕世儒學以道義聞鄉里真宗時宮上太平雅頌
十篇又獻寶符閣頌官至太子賓客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嫠

賴以存者甚衆密任太常博士性恬靖年五十卽上章致仕姻
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子
書思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之官難之慨然曰曾子一日
不肯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及父喪盛暑不
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兄書元爲望江令同隸
淮南監司有舍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
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皆不待年人爭高之卒諡清孝子勝
仲儒林有傳孫立方曾孫邲五世登科三世掌辭命邲相光寧
二朝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錄曰葛氏一門父祖子孫及於昆弟何其澤之遠哉或仕宦

而舍要投閑或家居而敦宗厚族或父子簪紱相尚或兄弟
薦引相高至清孝之諡儒林之稱皆前古所未有而五世科
第三掌絲綸亦近代所罕儔蓋不但王氏之三槐而已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
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眞祁第十人呼二宋以大小別之寶元
中庠以右諫議大夫爲相練習故事遇事輒辨別是非與呂夷
簡論數不合乃出知揚州范仲淹去任帝問章得象誰可代者
得象薦祁帝雅意在庠復召叅知政事爲人天資忠厚嘗曰挾
詐恃明殘人矜才吾不爲也卒諡元獻仁宗篆其墓碑曰忠規
德範之碑祁諡景元尤能文善議論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

咸平天聖間兄弟文雅節操友愛著聞於時

蘇軾與弟轍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仁宗讀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天下奇才軾作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代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王安石初議青苗數語梃之自是不復及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此見之二人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所罕見云

錄曰愚觀趙宋以大科取士一舉而得二宋又一舉而得二蘇預儲異日爲相之望非區區一資半級已也可見當時待士之厚須材之殷過於漢唐諸君遠甚而數子者寧拙已私而不敢背公義寧忤權貴而不敢欺朝廷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可謂得以道殉身之義矣雖或相或否而其體段已具無害乎其所謂大臣也至於升沉得失又何足較哉

按四賢之中惟小宋稍遜然庠所言恃明矜才則賢者猶不免焉夫恃明矜才已爲識者不取至挾詐殘人則直不足掛齒頰矣然二者弊實相因一有矜恃之心則其病有不期然而然者自以爲非挾而實挾自以爲不殘而甚殘

究之其所爲明與才亦非真也蓋陰謀傾譎藉以勝人而
機心一破人卽以此持其所畏尤侮之乘適其自致而謂
人可殘乎詐可挾乎而謂明與才可恃可矜乎

王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帝以安石之故特召問曰
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之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
立法更制耳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
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
於禮義幾致刑措則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
之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
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

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
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
以新法之弊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啣之

錄曰帝之問安國卽所以問安石也安石探帝之情兼於二
秦故假權寵以濟其私安國鑒兄之失蔽於羣佞故飭正辭
以明其惑不然王氏幾無人矣以雱之疾戾欲梟韓琦富弼
之首而卒奪其魄天之降鑒亦孔昭乎雖不能見悅於帝而
實不自絕於天後世不以安石病安國則較然矣

曾鞏少孤弟布與鞏皆受學於鞏爲文本原六經一時作者鮮
能過之鞏幼自力學文辭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及布

得志自熙寧以來四十年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與兄不合布因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間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之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之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果得政布與肇俱不免

錄曰自二宋二蘇有名當時若金陵之王南豐之曾文學行能畧不相遠君子未可以差殊觀也乃以心術之偏寵祿之奪遂致一邪一正若隔天淵一薰一蕪若分二器豈非由其誣陷正人排斥忠義專務引用凶邪爲固位取寵之計哉抑王氏昆弟之於新政始終區別若將浼焉徽宗旣相蔡京旋復相布肇實爲草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嗚呼曷不於是時明其是非以決去就乎旣已居外乃始移書或已晚矣宜布之不能從也

呂祖儉祖泰皆祖謙弟也受業祖謙謙卒儉方監明州倉部法半年不上爲違限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著爲令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誣趙汝愚爲僞黨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曾未踰時朱熹碩儒彭龜年舊學悉許之去至於李祥

老成篤實衆聽所孚者今又斥逐臣恐天下視以爲戒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忤意權勢比者左右贊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恃權怙寵搖撼外廷臣恐事勢浸淫政柄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有旨安置韶州祖泰徒步往省之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未敢以累兄也及儉歿貶所泰乃上言道學者自古所恃以爲國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天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特童

孺之師躡致宰輔蘇師旦平江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廝後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侂胄之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挾私狂妄杖之百發配欽州

錄曰真文公嘗稱大愚有成公之風然猶一太府丞也至泰則韋布之末耳無官守言責而甘履危機何與宋轍旣南明離不復姦邪叠興然未有若侂胄之時者也自僞學之說興公然以放僻邪侈爲人之真情廉潔好修乃僞情耳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說是殆慘於焚書坑儒之禍人人得而誅之况

世得中原文獻之傳者乎抑呂許公韓魏公之在仁宗朝皆居相位享盛名乃其子孫邪正之分不意若此呂雖屢竄屢逐馨香百倍而韓之元凶極惡遺臭萬年君子不能不爲之長太息也

按二呂處兄弟之窮而制行卓越凡爲兄弟者所不能過前此郊祁軾轍並居顯官負時望卽有蹉跌而不至大潰繼此王曾二氏雖亦都清要然涇渭判流終有遺憾若大愚昆弟遺佚阨窮益厲其志同心共節比耀爭光其義不更偉哉當大愚貶竄時晦庵遺之書曰某以官則尊於子以恩禮則深於子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言以報効乃令

子約獨舒憤懣觸時忌而蹈禍機愧歎多矣故士君子之立身亦惟值其時耳時當邳隆則爲八愷爲八元雖多不厭若遭叔季之代愠于羣小則雖脊令弔影鴻鴈驚飛祇有相約同休相抃爭死而已不則貪生戀位寧有不易薰爲菴者邪以二呂所處之時地而制行不苟如此由其傳習有素真可不愧成公之教矣

陸九齡兄弟六人父賀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王者九齡繼父志益潛心理學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和樂鄉人化之與弟九淵相

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啟告
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
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弟九韶學亦淵粹
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
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

錄曰愚觀陸氏家規之切壺範之嚴後世鑿鑿可以遵行張
公藝忍之一字若見其有所未盡蓋由道學之益涵養薰陶
自然而化不可徒以累世義居目之也

按宋室養士三百年人才彙興盛於前代往往連鑣競爽
建功立名流光史冊惟二陸兄弟並列學宮配享先聖與

程氏等象山天資旣高進道甚勇其上達功夫悉由下學
而入卽其兄弟自相師友忠敬和樂始於家庭孚於朝野
彬彬爲一時禮法所宗是豈悍然自外名教者而議者以
爲主靜之學純得之禪非惟不知二陸且不知所謂三禪
矣張南軒素與九齡不相識晚年修書講學期以世道之
重呂東萊稱九淵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必造於至平至粹
之地而後止豈非修齊兼至鬱爲大儒哉考亭聞九淵沒
謂門人曰可惜死了一告子異同之見不免過甚矣

史彌鞏初入太學升上舍以從兄彌遠柄國寄理

未仕避嫌不謂之寄理

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嘗應詔上書

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濟邸之死亦非陛下本心其言深有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今上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時有鄧若水者亦上言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誦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寧宗晏駕濟王當繼大位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臣民彌遠不利其立矯命棄逐并殺皇孫曾未半年竟隕于湖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天下止歸罪彌遠者何也倉卒之間非所得知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已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諒者今或疑其有昔之謂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天白日而受此汗辱乎

錄曰濟王之寃若水訟之可也彌鞏以弟而訟兄可乎有宋盛時呂端至鎮王繼恩而立真宗當時豈不忌太子英明如史新恩之慮乎然而卒不能易者金匱之盟未寒玉葉之分匪遠人不得以遠間親新聞舊也理宗之世有五國城之釁於前有十世孫之嫌於後天下事譬之傳舍寓處者不以爲恩居停者翻以爲福祇爲權姦靡漫而已而公義直道未可謂秦無人然卒不能救者彼方以紕臂爲得援立爲恩何暇徐行後長而爲泰伯季子之事乎則亦無怪其然矣

曹友聞友諒武惠王十二世孫也兄弟俱有大志登寶慶初進

士辟天水軍教授天水被圍友聞糾民厲戰兵退自是弟友諒及萬各以武畧知名檄守仙人關元兵入大安友聞與萬各率所部間道斬其將復與友諒往來督戰解青野原之圍元軍十餘萬將至友聞謂衆寡不敵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密往流溪設伏約鳴鼓舉火爲應元兵至萬出逆戰友聞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能舉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兄弟皆戰死

錄曰宋事至此雖有智者莫能爲矣何也自似道之開邊釁也元人固嘗躡階成而擾興沔穿金房以瞰襄樊矣尙賴仙

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也及友聞旣死全蜀俱亾長江之險彼已得其勝槩順流直擣何所恃哉其勢不至於航海逋逃不已也此曹氏兄弟上不愧武惠下無忝所生死有重於泰山關於宗社豈可以常戰日之乎

王元伯與兄宣伯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宣伯卒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宜主元伯曰姪宗子也相讓旣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諸婦亦各聚一室爲女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至幼稚亦相與其乳一婦值歸寧留其子衆婦不問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

錄曰史稱江州陳氏有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亦

不食又云張孟仁家猫爲人竊去犬哺其兒皆和氣所感此理之未必然者若此幼稚啼泣諸母見之卽爲抱乳自是實情想見家庭之間純乎太和元氣惟恐縉紳之家尤不如矣按叔父如父於叔不遜是忘其父而姪係宗子則亦與祖爲體尊祖豈可卑其主祀之宗子乎故二人相讓情之所宜卽皆義之所在也唐靈武節度李光進與弟光顏甚友愛光進妻死值父喪母委光顏妻以家政母卒後光進再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姪光進返之言弟婦逮事先姑姑命主家政不可易因相持泣數日卒屬於姊此與元伯讓姪軌讓叔事正同夫人家庭之際未有不

睦於讓而乖於爭者搢紳爲鄉閭表率尤當動循禮法以風世方不愧大家之日豈可傷賊天性而貽羞古人哉

闕里誌孔諒字崇伯宣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鳳生六子諒其長也次評證論謹診崇伯撫愛之尤篤平居一飯必共案出入必聯轡弗至則停筓立馬以俟無倦容親朋至者命酌呼諸弟以次酬勸講論典墳賡唱詩句疊疊數百言可聽可愛諸弟薰而良善者多族長屢以勗其族人曰若等能如崇伯昆弟足矣鄒魯士大夫之談者咸以爲孔氏良子弟及卒相與爲位哭之私諡曰敦友

錄曰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義之所裁各有攸宜

若敦友者可謂能念爾祖矣宜乎族長取以勗聖裔而爲鄒魯士大夫之所取法也

按鄒魯風俗尙質直崇儉樸婚祭賓宴歲時問遺一切吉凶諸禮不侈華飾出者旣將之以素受者未嘗以爲慳吝而非之與江淮以南風氣大別由其地高土厚質性真實而聖賢之鄉流風餘韻涵濡漸染忽不自知其來已非一日矧諒身爲大聖嫡裔迥拔儔類爲鄒魯士大夫敬愛理固宜然詎非克家之子與蓋前人有美後難爲繼世家之子人所厚望兼招忌嫉稍或不檢便頃刻喧騰百善難補此柳玘所謂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諒一儒生而能型

於里族歿有私諡誠可上纘安國道輔之緒者若區區賜靈壽杖之子夏雖位爲三公有何善可錄邪 又按闕里之名首見漢書梅福傳孔子時無有也後魯恭王徙魯于孔子所居之里造雙闕焉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是也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闕之名始此不知此是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孔子一韋布而敢居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者誤矣至家語云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集註引此削去闕里二字可見朱子考据之精詳而家語爲漢儒贗本明

矣

弘道錄卷之九終

弘道錄卷之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朋友之義

孟子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錄曰夫所謂之泰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爲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之道狹矣充其道必若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然不詳於天道祇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

夫哉後世有下堂而見諸侯者豈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舍孔孟均之諂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書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錄曰兌之爲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享太平之休故其象爲朋友講習其道爲學焉後臣然其始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若商兌未寧故又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及其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苟牽於和兌之吉狃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引其邪兌之私則陰盛陽消小人衆而君子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九五之君不可不兢兢而儆懼也聖人著於辭曰孚于剝有厲不可爲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三八政一日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曰星
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八庶徵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
備凶一極無凶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錄曰此皇極敷言之訓箕子以告武王得道統之傳者在是
不可以泛然目之也彝者至常而不可易之謂也洪者至大
而不可窮之謂也倫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理之一定也範
者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法之大同也此非

引道錄
箕子莫之能得非武王莫之能聞而遂以傳之天下萬世爲人君者其可不知哉

按洪範九疇天所錫禹其首曰五行是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卽天道也然謂之洪範廣大悉備修己治人之道無弗範圍非專主五行也乃漢儒竟以此論五行災祥如夏侯勝引洪範傳而曰時則有下謀上者李尋引洪範傳而曰鼓妖主空名得進者雖有切驗而入術數非洪範本旨矣至劉向又集上古迄秦漢符瑞災祥推迹行事著其占驗爲十一篇曰洪範五行傳而班固五行志因之則但據休咎福極徵應而穿鑿傳會淪爲占驗之書非體

天爲君之大道矣武王所訪箕子所陳寧僅以此爲務邪要之初一次二以至於九一疇自有一疇之用中有次序不因洛書而演之也是時禹治水洛書適獻龜背之文有九而禹演疇之數亦有九九爲陽數數偶相同耳孔安國關朗劉向父子必謂洪範出於洛書則已認定爲卜筮之書又何怪其論之偏也

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

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

錄曰夫子何以有是嘆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故有是嘆也何以必於偃也蓋偃以禮樂爲治者也禮樂之治大用之則爲大同小用之則爲小安大同者視天下爲一家民物爲一身千萬世爲一日小安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可也吾其爲東周亦可也非偃何足與有言哉或疑以爲非夫子之言則過矣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錄曰孔子嘆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豈徒誦說向慕而已哉其所以斟酌於胸中反覆於念慮必有百王不易之大法千古常行之大道故他日又語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用之者大則爲唐虞次則爲三代非細小措置已也此孔門切磋之義有關於天下國家千秋萬世之業不可以虛文視之故以繼四聖之後焉

引道錄
詩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仲山甫出
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按山甫徂齊城彼東方說者謂齊受封在武王時豈前此
無城乎傳曰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爲遷其邑而定其居
史記齊獻公元年去薄姑遷臨菑當夸王時蓋遷於夸王
時至是始城之也列國之城必王朝遣臣董其役觀後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可見自厲王流彘畿內諸侯已不知有
天子齊遠在東偏而必請命宣王又特遣賢臣以應其請
則齊肯尊周與宣之能用賢灼然並著且以見中興威令
煥然一新此詩人揚媿之本意也

小雅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惟暴
之云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
我心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錄曰樊與尹暴與蘇皆王朝卿士而義則朋友也其詩或如

清風或如飄風蓋世治則人皆好德而夙夜匪懈譬之天高日朗自不覺其暢然也世衰則人盡鬼蜮而讒口交張譬之波蕩風靡亦不覺其異態也二風作周道別矣所謂能興觀者以此抑蘇既絕暴而不著其譖則又可以怨矣

通鑑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何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錄曰杜伯之事不可考然以一死而爭之九復左儒可謂篤於義矣雖然別君而異友則廢友友道而君逆則違君無已歸過於已以代之乎將并死而無益乎

左傳士伯士會荀林父皆晉卿也士伯使秦以召公子雍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盍以疾辭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趙盾背士伯立靈公士伯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

錄曰荀伯之論善矣何以不於公朝言之而私議於蔑乎時衰與盾父子秉政乃心晉室立長之議既大賴秦之心方堅

賈季一召公子樂使人殺之季之出奔正以此與

六年晉狐射姑殺陽

處父出奔傳以為侵官 嗚呼不聞芻蕘之言卒起令狐之役 又以為漏言皆非是

重釁叠難晉之喪亡亦幾矣所謂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正以為盾也惜乎無以語之者

按襄公既有屬子之言則盾自宜恪遵遺命立嗣以適乃 忽生貳心擅主廢立致秦送雍賈召樂紛紛擾擾咎將誰 歸夫立君何等大事乃不慮之於前善之於後及來君母 之責啟隣國之釁僅恃威力動眾勞師是以三軍之生命 國家之元氣供我一擲豈大臣持國之道卒之殺樂拒雍 走賈季先蔑士會盾此舉實無人臣禮害同僚友甚多而 後人猶以為賢何邪至靈公末年決意殺盾但以數諫為

憎而其初不以廢已為嫌不若漢文之於朱虛侯宋真之 於胡旦等則知古之法網尚疎也

及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 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 歸遂不見

錄曰此隨會所由返國而士伯所以無宗與夫伯晉之正卿 其往秦也夫人太子猶在既不能直言匡諫以伸匪躬之義 及荀伯之賦又不能見幾而作以盡寮友之情進退皆無據 矣使士會拘於小節不知自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 正固之道不能無成有終矣故易曰未感害也其用意深哉

史記管夷吾鮑叔牙者友也夷吾少困時爲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貧也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爲不肖知不遭時也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知其有老母也所事公子糾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恥知其不差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故夷吾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按朋友輕財非故使已博好施美名而詒貧交以貪利之謂也蓋友以義合而賢者多略於治生緩急時有非得知已者周之爾我計量則友義幾廢矣故視義重不得不視利輕也然取受頻疊而略無厭倦從來人情所難管子分

財多自與則非一次可知而鮑叔深知其貧并無德色千古而下寧不動人慨想哉獨奈何異時霸功顯燦無人不
知管子才而此際備極潦倒被人鄙棄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安得盡如鮑子者諒之而且重之邪蘇秦如趙逢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匹約貴後償千金吝不與世情大槩如此何足深怪若管子諸拙畢具鮑子爲之曲解不休寧不曰蔽於所愛護前遂非乎

藺相如完璧歸趙王以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出或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至門請罪遂爲刎頸交

錄曰自管鮑廉藺之名著古今莫不以爲美談然觀其所論廼在血氣用事之間非有道德相成之義所謂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大抵如此雖然世衰道微時則有若孫龐范魏蘇張之徒徃徃折脇則足甘心盡命以圖報復時君不悟反爲之聚怨酬恩一毫不爽譬則閭閻之稚爾汝相戲而報施不稱不免闕然而怒使其父母賢也爲之謝過不賢未有不爲里

閭之羞者然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魯仲連者好奇偉倬儻之策以高節遊於諸侯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使客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爲帝則連有蹈東海死爾不願爲之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事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

錄曰魯連之不肯帝秦其志則大矣其號則不可曷不曰天

尊地卑乎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死爾豈不名正言順哉或曰戰國所趨者利所避者害苟不爲利秦之貪何由塞不有害諸侯之救何由至哉曰非然也蓋秦嘗帝矣稱而復去民無所措手足也苟不畏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何至却軍五十里乎或曰連之言前後不倫豈太史之述作乎要之鄒魯守禮義之國孟氏醇乎醇者也連與兩生大醇而小疵者也

按戰國說士欲行吾說在知其所恃而奪以懼之此仲連變易大臣之說所以瞿然起行之再拜也從來甘以人國

與人者皆謂君之宗社雖亡已之富貴常在苟一猶豫未免他人我先不可保矣然易姓之後往往不忠賣國見輕於新君或反罹禍患或委棄不用追悔無及惜當時無旁觀者以言悚之耳衍此時爲將軍擁厚祿握重權妻子之奉宮室輿服之安倘一變易寧不大懼其意氣消沮徬徨欲已勢不得不然矣三國時吳欲迎操孔明以銅雀臺貯二喬爲諷而後周瑜決計與蜀并力鄙夫謀國寧及謀家故欲行吾說必探其情以奪之斯吾意無不遂也

趙良見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

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誣春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錄曰以商君之威而容趙良之說豈其未泯之良心與虎狼暴矣食人而號欲生之德猛獸尚有之特不勝其欲焉耳商君之始豈遽欲爲虐一至此乎亦不勝其欲之心以爲不如

是不足以動孝公而饗目前之大利至於身後之大患非不較然明也則雖正言而何至逢怒哉惜乎良之說有未盡也夫鞅之廢井田開阡陌先王之法至是而殆盡者果誰之尤雖擢髮不足以數之豈諤諤而可盡邪雖然良無足怪蘇氏號爲賢者以車裂爲足以報其亡秦之罰然則先王之法置而不問可乎

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之素舊遣使奉書曰聞先生至欲卽詣造迫於典

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詘語言光不答但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日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爲嚴陵瀨

錄曰愚觀嚴光有不可留者五而三公不與焉夫不觀孔子無以見仁義之中正不參孟子無以達去就之權衡光雖不效已甚之行而有何至相迫之語此不見諸侯之義一也及其至也以故人招之惟當以故人處之亦義也夫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且不往然則諫議之招招故人故人其肯留乎二也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彼侯霸亦何爲者觀其曰阿諛順旨要領絕與責子絕長者同義而謂尚可留乎三也貴易交富易妻帝且不難於自言而能久而敬者鮮矣四也博士如范升客星如太史一薛居州獨能相助爲理乎五也向使尊以三公書名雲臺不過一世之士而釣臺崔嵬實爲萬世之士易不云乎君子幾不如舍其斯子

陵之謂乎

按光武故人尚有牛牢帝微時嘗曰作天子安知非我諸公請各言爾志牢獨無言帝堅叩之曰大丈夫立志不與帝王周旋後累徵不赴郡守奉詔存問則披髮不答其品更過於光蓋光武非不負故劍者也觀其羨麗華之言與湖陽公主之語情可見也范蠡謂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與光同一高致非所謂君識臣臣亦識君者乎 又按天官家言客星有五一名周伯色黃見則有兵起衆庶去其鄉一名老子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常出則人主有憂一名王蓬狀如粉絮拂拂然若

有喪白衣之會則見其國又曰風雨不如節物不生五穀不成登一名國星有芒角見則國多變若有水饑一名溫星狀如風搖動常出四隅當暴骸千里由此觀之皆非祥星况敢干帝座乎漢武微行逆旅家婢壻操刃入戶則客星見京房以譖死而客星入市爲無辜之驗事載漢書則嚴陵客星占者之謬可見矣故涑水資治不載此語殊有見解

廉范與洛陽慶鴻初爲刎頸交人稱前有管鮑後有慶廉時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後融爲州所舉案徵下獄范乃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衛侍左右後又辟公府會薛漢坐誅故

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其尸候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見責曰薛漢與楚謀反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曰臣無狀不勝師資之情帝稍解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哀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哀臣曾祖丹臣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適廬江掾嚴麟奉章弔國塗深馬死不能進范命從騎與之馬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所歸或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遂牽馬造門果然

錄曰史稱廉范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亦可以信意而感物矣明帝加怒以發其志始以就戮終更延寵古今所罕聞也若乃五袴之事何足爲叔度多邪至慶鴻行事不多見其幸而藉范以傳也友之所繫大矣

按東漢之初矜尚節槩有匹夫不可奪之志有百折不能挫之勇友道伸於下主威莫得而移每示優容漸成風氣若莊光廉范輩非開此日之先者乎同時滎陽鄭弘其師焦贛亦以楚獄逮繫道死妻子禁獄中弘髡頭負斧鑕伏闕訟贛冤亦邀顯宗之赦厥後雷陳繼起不聽刺史之辟魏邵嗣興賣郡邸廨以減史弼之罪浸假漸靡顧厨俊及聲稱鑣起迨於誅戮禁錮而後國勢隨之蓋國所與立惟士而士之節槩扶植則興傷斲則喪宋室以聚奎始以講

學終在朝在野皆有賴於得朋之慶如此

桓帝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並危言深論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錄曰孟子稱伊尹管仲學焉後臣然則因師獲印何足異哉漢自桓榮稽古所謂學與師者不過專門章句卒無啟心沃

心之益一旦規模楷範屬之他人而因師獲印無足多尚顧不知自反而乃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此何謂哉夫以帝王莫如學學莫如務求師至於同心同德信任不疑正君子所深幸興學育才至於三萬亦後世所罕逢不以成頌而反以成隙蓋光武以辭說興故亦以言旨衰而爲之謠者雖曰出於偶然其殆莫之爲而爲也與

時天下名士稱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

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也

錄曰八元八愷身尊道高顧厨俊及身詘道喪何懸絕若此乎蓋三代以上政出於一而賢能爲實用三代以下政出於二而才藝爲忌端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奚容岐而二之哉若使彼予而此奪彼廢而此置彼生而此殺雖堯舜不可一日居况桓靈之世乎學校者禮義之所出非威辟之所關也孔門弟子記顏淵等十人而并目其所長當時不以爲異後世不以爲嫌未聞其招禍也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惟以禮義廉節互相維持則顧厨俊及之名又可少哉

按顧厨俊及之名歆動一時禍延數世未免爲有識者所竊嘆是故上士無名中士避名下士求名士無貴乎有名也况乃殊方異姓之人萃聚聯聲互相標榜以號召鄉閭推重天下尤非士所宜有范孟博言曰吾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夫善善同其清可矣惡惡同其污何示人以不廣也善疾惡則惡亦疾善寧不激而爲難故朋黨之隙由正人自開之曷不云善善同其清俾惡者同歸於善乎考黨之名始此其時遭禍甚酷變跡遠遁繫及親友錮連子孫亦前後未經見之事嗣後唐有牛李而極於投清流宋有洛蜀而極於禁僞學亦是太學生徒蠶起颺發卒

引道錄 卷之一
至不死不休士氣凋喪國運隨之蓋處士橫議自由東漢
之失政而苟爲君子儒亦何可過激以成亂也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與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荀爽嘗就
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時張讓弟朔爲野
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厲威嚴懼罪逃匿讓第藏合柱中膺知其
狀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於帝詔詰以不先
奏請膺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
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司隸
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
怪問故並叩頭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

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錄曰愚觀膺之破柱成獄臨軒正辭至今凜然猶有生氣矧
一時闡豎寧不竦然屏息乎然不知維辟作福維辟作威威
福之柄自上而下吾從而執之夫誰曰不可時皇德不綱宦
濁同軌而膺獨持風采其所予奪廢置與朝廷曾不相及則
是威福之柄自我而將非自上而出也故小人得指以爲辭
謂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
正乎邪乎拔舉者是乎非乎彼之非上初不覺而此之是人
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爲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
而不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

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懾姦回定國是無專殺擅誅以禍同儔殃善類也豈得已哉

范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常侍王甫辯詰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將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潸然流涕也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於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爲清也四凶之罪投竄誅殛曾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爲汙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乎善惡而不汙何賤於惡降至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然而三都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於孟博之世邪不旋踵間而外兵內難重疊疊禍此豈天之降喪哉良由人之貪亂寧甘荼毒其實蓋不可追已

晉書王裒家貧躬耕諸生有爲割麥者遂至棄之知舊致遺皆

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囑令哀日子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子囑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安丘令以爲詣已也整衣出迎哀至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謂後當自達拔而友之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言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

錄曰哀之不受門人囑也由其不受門人獲始也其不答安丘令也由其不向西面坐始也不然勞役不恤人必以爲迂

整衣不答人必以爲簡雖然以節行著聞之流而親爲擔飯負屨之舉則其不囑者乃所以深囑之與

唐書秦王世民以海內寢平銳情經術乃開館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共一十八人並兼文學館學士分三番更日直宿伺朝謁之暇討論經典文籍與議天下事或至夜分使闔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錄曰孟子之時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

如之何萬章又曰象日以殺舜爲事及爲天子則放之此非有所爲也預講而宿難之何哉以唐之天下皆太宗之功欲其如舜之不與固亦難矣惜乎諸賢並進曾無一及於桃應萬章者公暇之所討夜分之所論非富貴之筌蹄則功名之膾炙以是知大聖大賢平日所以處人倫大變必有素定初非偶得所以預講而宿難者非其迂濶不情而實則鑿然可據夫豈瀛洲之選所能與哉

太宗卽位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徃行商確政事

與討古今道所以成敗日晷夜艾未嘗少怠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錄曰湯克夏嘗修文德矣曰聖敬日躋也而未聞置弘文之館也周克殷亦敷文教矣曰彝倫攸敘也而未聞聚四部之書也唐以方興之運矧其君有邁世之資使能加意於聖敬黽勉於彝倫而不爲口耳見聞之學則貞觀之治豈直如斯而已哉大抵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誇多鬪靡者經生之學也守約施博者帝王之學也然則兩言爲有餘矣其於二十餘萬卷乎何有

按更日宿直講論前言徃行卽今講官之職而商確政事

則實兼內閣機務矣任重責大自非文學二字所可備員
塞望誠取二帝三王之道修齊治平之理而做法之討論
之庶幾有裨實用觀太宗當日施行愛子並嫡以致儲位
之移弟妻得寵而負辰嬴之累求士鑊女而殺盧祖尚張
蘊古劉洎諸人甚者用兵外域擊高昌滅延陀擾巴蜀而
朝鮮之征喪師無筭幾爲亡隋之續其夜分日昃之所講
求商確者安在乎惠愛之實政不被乎當時格心之敷陳
不傳之後世世南等雖居可爲之位而非有爲之才僅博
學士弘文之名而已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稱之曰先
生而不名後隱居潁陽肅宗立遣使召之謁見于靈武上大喜
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初交時事無大小一皆咨之言無不從
至於進退將相亦得與議屢欲用爲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
友則貴於宰相多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錄曰肅宗以泌爲賓友不可乎正良娣之后辨建寧之誣敦
太上之禮建功臣之議井井乎開導切磋之義也使帝未卽
位之先泌苟早至其施爲何至如是草草乎惜乎心之未純
信之未篤衡山之還無幾觀察之命旋出以泌之賢卒不免
於末議故人處功名之際不可不持無欲自得之心也

狄仁傑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

引道錄 卷之十
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仁基
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至是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每日狄公
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錄曰此與以柳易播同不錄此何以錄鄭之使不得已劉之
貶得已也以北斗以南一人視元和以下八子則固有不同
矣此其所以異也

韓愈諍臣論或問諫大夫陽城可爲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行古人之道居晉之鄙人薰其德大臣聞而薦之
爲諫議大夫五年矣在位不爲不久聞天下得失不爲不熟天
子待之不爲不加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

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愈非以爲直而加於
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能聞而改之及裴延齡誣逐陸贄
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乃守延英閣慷慨引誼累日不止聞者
寒懼而城聲色愈厲帝大怒詔抵城罪皇太子開救得免帝意
欲遂相延齡城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乃止

錄曰愈之盡言非訐直也朋友有責善之義麗澤有商兌之
益雖衆人所不敢言而愈言之易曰介疾有喜此韓子之意
人固不得而測也城之不言亦非不言也利害有切於朝廷
得失有關於君德必舉世不敢言而後言之易曰括囊無咎
此陽子之意人亦不得而窺也天下事孰有大於置相者乎

弘道錄 卷之十
以一盧杞顛沛危亡社稷幾於不保而延齡旋復蹈之賴城
而止其功豈僅一人之適一事之間乎設使朝拜官而夕奏
疏非惟忠告之義不顯而含章之美終無成矣此歐公之論
余無取乎爾也

蕭穎士與李華同年相善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華爲監察
御史名聞一時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居父喪不詣至故人
舍邀之反哭于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弔之乃去怒其不下已
服闋調廣陵叅軍韋述器其材薦以自代召詣史館會林甫方
擅柄遂不屈免官及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亂不久矣託
疾遊太室山卒免於難有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邵軫趙驊

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華少謹重尚然
諾楊國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劾按不撓其文辭絲麗少宏傑氣
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擬過之初作含元殿賦穎士
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又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雜置
梵書之皮他日穎士讀之稱工問誰可及曰君加精思便能至
矣愕然而服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爲文苦澁常從皇甫曾求
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守睢陽
有言其降賊者翰序城守事迹撰列傳以上士友稱之

錄曰世稱蕭李齊名豈徒文與才擅若蕭之不屈於林甫李
之見疾於國忠翰獨惓惓表暴張許之不降賊皆浩然節義

之徒也特所擬弔古戰場文及今具在後世有目者自能品題而雜置梵度以希聲譽何示人不廣邪

按穎士文章才氣冠冕一時同儕誰不願望見顏色卽其僕役數經箠至不堪受不惟畧無怨憾而依戀不忍釋去則其感人可知矣林甫欲見不過飲名故一不下不屈遂不勝忿怒調之免之其褊衷何竟出僕隸下哉夫文人恃才往往自銜故多不擇人而交以至身罹其咎若漢班堅唐柳厚之屬可見今蕭李諸君雖挾錦雲能判涇渭峻楊李之防表張許之節自是正誼明道而穎士先幾隱遁更屬明哲保身豈可僅以文士目之乎

宋史張詠與寇準布衣交也寇兄事張常面折不少恕不以貴而有所改寇之入相張時帥成都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後知陝張適自成都還寇嚴供帳大爲具以待將別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錄曰詠之譏準不學果何所見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已準之欲人懷惠已非無我之公而拒人拂鬚甚失容人之量未免在朝則自伐其功在外則自矜其望功名所在切然動情豈惟不附孫奭之論而且迎合朱能之謀致使門人得而議之朋友從而惜之孤注之讒

無足怪矣使能讀書明理囂然自得平生事業豈復有如澶淵之役者哉功成之後奉身而退付是非得失於不聞天下後世之公論不啻如斯而已也然則能感雷陽之枯竹不能照汗簡之遺編矣乎

按寇旣兄事乖崖而張常面折不恕則學術不足何不明告而乃作爲隱語豈萊公不能受盡言邪抑忠定不欲傷友誼也夫萊公性過剛直自高急進固是不學之故然能定國家之難大功全在澶淵一舉倘有學者於此見事明而利害辨必低徊審處度德量力以規萬全其功未必遽奏公惟胸無成案中不恇怯毅然決勝俄頃以摧大敵豈

斤斤繩趨尺步者所可比哉王欽若曰澶淵之役城下之盟也春秋恥之欽若引春秋自謂有學而但能修齋誦經是學未必得則公之不學未必失也初契丹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公曰此狃我也隨簡驍銳扼要害四方方鎮絡繹布置如設網罟以待鳥獸自投確有先見故能必五日之可了請毋還內卽行耳不然天子之尊百官六師之衆可不豫戒治嚴而顧輕率如是哉蓋豪傑豁達成事類非儒生所能而儒生之學止可粉飾太平豈能奮摯勇決直性任真以成非常之功也邪

歐陽修朋黨論畧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小人

引道錄 卷之十
無朋惟君子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故曰惟君子有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錄曰廬陵之論千百十言其旨歸不越乎周比和同兩辭而已至孟子又發善與利之說爲舜蹠之徒所由分夫徒同類也人君苟能究心聖賢之學深明義利之辨則君子小人不待較而自明矣仁宗天資粹美第少學問開導之是以邪正

互用當慶曆嘉祐間雖君子滿朝而小人並進迭爲治忽未能純乎元愷絕乎共攬以造雍熙之世一再傳而爲神宗王章蔡呂輩朋謀黨姦孳孳爲利而大亂作矣斯論也豈惟筮龜之昭灼其千古之明鑑與

司馬光與范鎮同心友善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人亦無敢優劣之者旣復相約後死者必爲志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畧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建儲英宗時論濮議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又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鐘律則反復

相非終身不能合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錄曰愚觀誠之一字而人之吉凶禍福進退存亡靡不由之蓋熙寧元豐間天下是非淆矣至今百世後言君實景仁若辨白黑者誠也誠則无妄動而健剛中而應豈待謀而後同哉彼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者不誠也不誠則妄而匪正悖於人理天道所不祐何善終之有乎故一則生同志死同傳民到於今稱之一則面相若背相非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正言鄒浩與陽翟田晝以氣節相激厲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至是論之除名編管新州浩既得貶晝迎諸途浩見之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錄曰晝之言達者之論也君子必以是存諸心而後成敗利鈍死生榮辱無所縈於其懷雖然非所欲也彼光天盜宇萬彙明熙豈故效蛩之鳴蟹之韻哉不得已而地道失靜君子惟計倫理之輕重道義之淺深非有所爲也以真哲一朝皆崇劉后而明肅卒以正終崇恩斃於自盡志完今果完矣然則雖死猶不死而况於真不死乎若仁宗廢郭而立曹猶爲彼善又不可以此時而同彼時也

按天下之大利害所關政事之蹟難易攸殊舉凡艱鉅之

投何莫非爲士者所當挺身擔荷豈可以一得自滿一跌自阻特患器小易盈潦源朝氣中鮮抱負外艱孽畫一割而芒刃頓爾夫仁不避險義不辭難當患難之來憫人世遭逢不幸而未始非玉成吾身故智長於跌金精於鍊無論位之大小地之內外事之勞逸一經涉足揆諸自靖之義惟有銳意承之肅將治之苟有一毫畏蒞於前而曰愛其身以有待百端退悔於後而曰究於國事無補選與窘縮不惟朝野罔賴抑且虛負歲月徒爲貪生畏死者藉口爾每見養尊處優寒疾不汗而死者多矣而鞠躬盡瘁以事其主者天未必遽死之也先儒云仁莫仁於羊腸九折

莫不仁於康莊有味乎其言之哉

安定先生胡瑗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懇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誼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至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錄曰是時濂洛之風未廣蘇湖之教居先既無先傳後倦之心兼有明體適用之學一時人材日盛國運日隆風俗日淳德業日厚皆由明師賢傳朝夕刮磨之義有以開其先而啟其後也安定之功可少哉

按瑗年十三通五經後遊泰山與孫復同學攻苦食淡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敬禮之使其子純仁往學焉後復與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育諸生過之自河汾以來能立師道尊經術者惟瑗爲稱首夫學校之官無論崇卑一主於教親而不尊者也近世衡文者輒坐絳帳嚴儀衛諸生拜跪堂下恬不爲禮甚至

隸胥呵之而不恤曷亦顧名思義乎

二程先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成德尤著 絢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人謂明道平和簡易惟質夫似之 籲才器可大任所造尤深所得尤粹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良佐英果明決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酢德宇粹然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進道招使肄業盡

棄所學而學焉 釋與焯同時釋以高識焯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嘗曰吾晚得二士者是也 大鈞強明直諒以孔子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復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 大臨深潛縝密本是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若剛矣能除去過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何事不可爲不剛終不能成事

錄曰錄程門者有宋一代道學昌明其上者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濂溪以來一人而已自後明道濬其源伊川會其流晦庵揚其波駸駸乎無有窮已其所以淑人心明道術敦風化

之本原厚邦國之元氣究其用心直欲上躋三代之盛而後已此其道義顯著後世鮮能及也

按二程先生倡道河洛間四方從遊者日衆各隨其材而成就之如春陽之照時雨之潤莫不虛往實歸有不遠千里而來歷年久而不忍去以致貧者忘饑寒達者忘仕進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師友道義之樂直繼孔孟而起觀伯淳臨政務使民各得輸其情甚至取佛首脯池龍而不以爲怪正叔進講務陳說道德甚至坐崇政請垂簾而不以爲僭此其體用兼該表裏一致何等本領豈若後世妄自標榜以固聲氣而媚流俗且有决裂繩墨閃爍回互

猶偃然自命爲道學者哉矧道學二字何其鄭重古人身體力行惟日不足此何待於講且必欲招人而聽講也

屏山先生劉子翬忠顯公幹之子憤父死難隱居武夷山與胡憲劉勉之交懽相得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晦庵一人而已嘗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不遠復三字告晦庵俾佩之終身後卒爲儒宗 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其書潛抄默誦聞涪陵譙定受學於頤往從之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自是一意克己不求人知日訓學徒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

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晦庵嘗言事籍溪最久得其學爲多 白水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卽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之道晦庵得道統之正自三先生始

錄曰觀韋齋臨終屬子受學於三君子不惟問學尊行之益實爲道統絕續之關蓋晦翁本新安人始也寓居崇安終也徙居考亭皆依屏山籍溪以爲之所後遂爲堂堂闕里與東魯並稱可見古人恩義之重師資之情視今爲何如哉

按韋齋生平與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暨胡原仲交最善臨沒屬以後事且誠其子並往受學晦翁自謂從三君

子遊而事籍溪胡先生更久籍溪之學惟務克己白水尤
邃於易一日晦翁向屏山請益屏山曰吾少未聞道始接
佛氏書聞所謂清靜寂滅者而悅之比讀吾儒書有契焉
然後知吾道之大如此夫佛教至漢季始入中國其曰明
心見性卽本吾儒正心率性之旨也曰慈悲普度卽推吾
儒欲立欲達之方也特其說主幽偏在西海日沒處故勢
必入於清靜寂滅爾及其弊也直視師長爲父兄稱門徒
爲眷屬以致惑世誣民多誘童男幼女髡頂披緇其初佛
制何嘗有此今宜著爲令除真正孤貧疾廢垂老無依之
人取具里隣結狀方許出家其他槩加嚴禁使天下梵宇

琳宮不過成一大養濟院以廣王道之仁則何必斥其教
火其書而人心有不歸正邪說有不衰止者哉若徒辭而
闕之而不察其原不絕其流其於世教何益之有

晦庵先生門人甚多最著者黃幹李燔劉燾劉炳張洽陳淳李
方子黃灝蔡沈輔廣 幹夜不設榻不解帶志堅思苦晦翁妻
以女及病革以深衣并所著書授之訣曰吾道之託死無憾矣
幹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 燔登進士授岳
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晦翁學晦翁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
他日任斯道者必子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
訪燔俟有所發乃就晦翁折衷諸生畏服 燾發明淵源道學

以倡諸儒著禮記周易解說雲莊外稿續稿行世 炳從學一
以講道明理爲心晦翁釋四書及傳易詩通鑑綱目太極圖皆
與炳往復論辨多所是正著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學者稱陸堂
先生 洽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朱子嘉其篤志尤用
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
地理沿革表行世 淳少習舉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盡棄
其業而學焉及晦庵至漳淳請受教乃痛自裁抑晦庵曰吾南
來喜得淳沒後尤追思之 方予端謹純篤晦庵謂曰觀子爲
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予遂以果名
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

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 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登進士教授
隆興府朱子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惟謹及朱子沒灝單車往赴
徘徊不忍去 廣淳謹勤恪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
師旨 沈著書傳十卷行世沈父季通所欲爲而未及論著者
沈受父師之傳反覆考訂數十年然後克就

錄曰愚觀古人爲學必本於一誠無間成於純一不已初不
以時之好尚易其心人之毀譽奪其志則何必惓惓然曰吾
道東矣吾道南矣及其將歿又曰吾道之托吾無憾矣豈其
不能忘情邪曰非也斯道之在天壤間乃元氣流行不可止
息惟人秀而最靈而學者又秀之秀所以負托是氣振攝是

理以位三才贊化育苟無是身道不虛行故聖人不敢自私其身亦不敢獨任其責而必有望後死者之與於斯文也豈若私意小道止於一身盡於爾我而遂已者哉

按當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望風旨大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子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毀詔落職罷祠於是黨禁始厲而此十人者不以存沒異不以求利害怵及朱子沒一時會葬者門弟子尚數百人可見有道君子其視朋友之義實作五倫之一今人交深特多金爾脫有他故常若恐其浼已卽昏暮叩門亦將踰垣塞竇而避之以自號明哲何但棄如土苴哉亦可悲已

東萊先生呂祖謙夷簡六世孫也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適主禮部試偶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學士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恐難傳後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蓋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自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憶之心渙然冰釋晦翁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晚年創

會友之地名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
錄曰愚觀濂洛關閩之學各有攸起吾浙自宋南渡後呂成
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於其始及後何王金許諸儒輩出奮
於其間彬彬極盛而婺州實呂公倡道之邦道學正傳幸在
我浙吾儒去古未遠所居尤近豈可不自努力哉

按左氏有言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若伯恭誦論語而
消平時忿憶之心始可謂能讀書者矣蓋喜怒哀樂情所
自有惟發不中節則必至害性故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
之言多失體而怒尤害事當其乍感猝投迫不及持惟在
推之以恕約之以理徐思而轉計之稍移片時則氣自平

忿必釋矣不則一往莫遏發而難收必至過情必貽後悔
宋李太初遭狂生叩馬肆詆但蹴踏遜謝富彥國有人詬
之明斥其名而以爲天下豈無同姓名者夫詆詬出自有
心匪同虛舟之觸在常人最不堪抑制而二公謂不足與
校全無介懷比之唾面自乾擲面不顧者猶屬強勉而此
則出之自如非由變而臻於化境哉

西山先生蔡元定生而穎悟父發授以程氏語錄并經世正蒙
諸書曰此孔孟正脉也遂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
頂啖壘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
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俾四方來學者先從質

正焉時韓侂胄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
聞命不辭家卽往就道熹與從遊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
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
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
乎杖屨同其子洮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
遠近來學者莫不捭趨聽講有名士挾才簡傲亦心服謁拜熹
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往復叅訂啟蒙一書則屬
之起稿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喪以文誄之曰精
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也是故陳蔡不能移匡人不能奪叔孫武叔不能毀司
馬桓魋不能害而况一時之浮議諸人之私論哉雖然竊以
比之今時大不同也何也宋季人心尚在士風猶存其排抵
承望者有限也是以士子尚知捭衣趨席心服謁拜今之人
心澆極士氣薄甚其揶揄非笑者無窮也尚安往而非困境
涸轍可憎可畏之途哉觀者又當辨矣

按季通之謫道州也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
衾勿以我故而自懈比至四方來學者日衆愛之者謂宜
謝絕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杜
門絕客所能逃也吾祖在鎮海日聚徒講學垂老不倦由

引道金 卷之一
是閩中人士始復知有延平考亭之傳今人見理不明信
道不篤稍遇挫折便憂讒畏譏徒跼踖於高天厚地之中
總是下學工夫不到殊自苦爾

陳同父亮才氣超邁議論風生所交皆一時豪俊隆興初上中
興五論不報退居永康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闕極言時事孝宗
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其名欲見
焉亮恥之踰垣而避覲不悅大臣亦惡其直交沮之亮笑曰吾
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渡江歸所學益博
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氏嘗自謂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
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體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眸

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
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
萬古之胸襟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錄曰愚觀大造之理枉不極則伸不大宋自光寧以來譏毀
道學幾於無所容矣以正心誠意之旨上所厭聞而戒謹恐
懼之說祇爲欺世若陳賈林栗京鏜胡統沈繼祖劉三傑何
澹劉德秀之徒駕言醜詆攘臂肆志至投竄追逐殆無虛日
吾道至此可謂枉之極矣然豈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揭然
特立不旋踵間理宗者出崇尚道學獎勵儒風不獨周程張
朱之表揚抑且蔡呂諸賢之作氣然後知雲雷交發而日月

倍明蛇虎爲妖而鳳麟益顯真有以推倒一世之狂軌開拓
萬古之人心如同父者豈但一日之長已哉

弘道錄卷之十終

竹明地况為... 谷... 有以... 之... 在... 竹...
善古之人心... 竹... 文... 者... 竹... 且... 竹... 之... 竹...

弘道錄卷之十終

